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黄埔建军 ……覃异之〔 1 〕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李奇中〔 20 〕

中山舰事件前后 ……包惠僧〔 40 〕

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 ……覃异之〔 54 〕

滇桂战争 ……黄绍竑〔 57 〕

刘镇华的一生 ……米暂沉〔 78 〕

徐树铮之死 ……吴锡祺〔107〕

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 ……吴晋航〔111〕

一九三六年成都事件 ……何北衡〔122〕

虹桥事件的经过 ……董昆吾〔131〕

关于再造派 ……周一志〔134〕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144〕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154〕

附　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170〕

China

附注

对«黄埔建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六八页

对«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一九页、第三十辑二四一页

黃 埔 建 軍

覃 異 之

一 黃埔軍校的建立

黃埔軍校是按照苏联紅軍的建軍原則和作战經驗来訓練幹部的新型軍事学校。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标志。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經李大釗同志的介紹，在广西和共产国际代表馬林会談的时候，馬林即曾向他提出了关于創办軍官学校、建立革命軍队的建議。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通过党刊《向导周报》，对孙中山幻想利用軍閥力量、企圖从軍事投机中取得胜利的錯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軍队，革命才能获得成功。例如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向导周报》第九期載有“国民运动、革命和革命宣传”一文，其中批評孙中山先生“只是时常依靠别的有力分子对他的感情为轉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够反脸，明天或成仇敌”，並且指出“坚强的紅軍能够組織成功，便因为有真正革命精神。……所以紅軍是一个真正革命的軍队，无論何时，都能为保护社会革命的紅旗而死。”

由于共产国际的建議和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同时也由于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組后，即积

China

極着手筹备建立陆軍軍官学校，並决定利用黄埔島上原有的广东陆軍学校和海軍学校的校舍作为軍校校舍。因为軍校設在黄埔，所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軍校”。

当时在广东的粤、滇、桂等系軍閥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揮，实际上他們各据防区，把持財政。他們对于軍校的筹建，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进行阻撓破坏。因此，关于創办軍校所需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孙中山先生一筹莫展。例如軍校开办时，孙中山先生批發了三百支粤造毛瑟枪，但却只交涉到三十支，勉强給衛兵守衛。黄埔建軍計划确定之后，苏联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一面派了数十名优秀軍事幹部到軍校担任教育工作，一面又无条件地拨給軍校二百万元現款作为开办費。各种軍械也是苏联无代价地从海參崴分批运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調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許多优秀党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並參加軍事工作。孙中山先生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軍校的筹建工作才得以順利实現。

孙中山先生除亲自兼任軍校总理外，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潛，而以蔣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蔣介石当时无論在党在軍，都是后輩，孙中山先生派他为軍校副校长，已經是“不次之迁”。但是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对这个任命很不滿意，就离开广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極。这时张靜江、戴季陶等出来替他撑腰，张还亲自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說情。孙中山先生这才改派蔣介石为粤軍总司令部參謀长兼黄埔軍校校长。

孙中山先生还仿照苏联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在軍校实行党代表制度，並派廖仲愷为党代表。这个制度規定，軍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須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經党代表副署的命令完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无效。有了这种制度，党的主义和政策的贯徹就得到了保証，就使軍校眞正成为培养革命幹部的工具，而不致变为軍閥官僚的工具。后来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一起推行到国民革命軍各級部队中去，成为国民革命軍区别于过去一切旧軍队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北伐軍获得輝煌胜利的根本保証。

黃埔軍校于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設政治、教練、教授三个部和軍需、管理、軍医三个处，另設政治总教官和軍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总教官最初为戴季陶，后来戴离开广州，由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厚的官僚，他把政治部当作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幹部，同党代表廖仲愷也很少打交道，同苏联顧問也不来往。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就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官僚机构。因此，学校員生都一致提出撤換邵元冲的要求。这个問題經过廖仲愷、蔣介石和加伦将軍的会商后，决定請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来作政治部主任。于是，中共中央就决定調周恩来同志担任了这个工作。

軍校其他各主要部門負責人还有：教練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軍事总教官为何应欽，軍事教官有刘峙、张元forall、顧祝同、錢大鈞、陈繼承、胡树森、沈应时、陆福廷等。政治部秘書为聶荣臻、魯易。教育副官为季方、陈誠、徐堅。学生队总队长由邓演达兼任，副总队长严重；队长茅延桢、吕梦熊、金佛庄；区队长有蔣鼎文、严鳳仪、倪弼、惠东升、鄒子举、郭俊、曹石泉等二十四人。軍事幹部多半是从李济深的粤軍第一师抽調的，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是从李济深所办的西江講武堂調过来的。

应該指出的是，軍事教官都是出身于保定軍官学校等旧的軍

China

事学校或者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軍事学校，有許多是从軍閥部队过来的。他們不仅带来了軍閥部队的腐敗作風，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对革命也是疏远的，甚至是敌視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柏齡，他是蔣介石最亲信的右派头目之一，也是学生所最討厭的人。

苏联顧問方面除鮑罗廷和加伦将軍經常給以帮助外，派在軍校工作的有：顧問长（总顧問）契列班諾夫（当时同学們称呼他为"柴顧問"）、步兵顧問白礼别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互林、政治顧問喀拉覚夫等。

軍校招生工作除在广州能公开进行外，当时因全国各省都在軍閥势力控制之下，只能秘密就地考試或者动員青年学生来广州投考。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各地組織在这一工作上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考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区党委所遴选介紹的党团員以及革命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广州直接招收的学生不多。第一期新生由于选择的标准比較严，只录取了四百七十名，后来又收录了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二十余名，因此第一期学生共約五百名。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大学生，有的仅具有中学程度，还有連小学也沒有上过的。但是从学生的政治条件来看，他們的家庭成分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佔絕大多数，剝削阶級家庭出身的很少。据統計，第四期学生中，出身于无产阶級的佔百分之二十八，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佔百分之五十四，民族資产阶級佔百分之十八。黃埔学生所以能够在統一革命根据地的战爭中和北伐战爭中表現出旺盛的战斗精神並且能够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的拥护和协助，除了軍校政治工作对他們的影响而外，他們本身的阶級成分也是一个根本因素。

China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第一期新生入伍。六月十六日，黄埔軍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联式的黄卡其布軍服，整齐严肃，精神煥發，軍容極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沒有見过的新型軍队，对于当时在場的各系軍閥来說，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眞正革命武装队伍，沒有广大人民的基础；現在无論那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剋扣軍餉，剝削人民，貪圖私利，貽害蒼生，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現。我做了驕兵悍将的傀儡，成为人民的罪人。过去如此，現在还是如此。为得完成我們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組国民党，建立党軍，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結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創办黄埔陆軍軍官学校的主旨，也就是黄埔陆軍軍官学校的使命。"

二、黄埔軍校的教育內容和各期概况

黄埔軍校第一、二、三期的学程規定为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从第四期起，入伍教育期限延长为半年。教育內容是政治課程和軍事課程並重。一般学生的政治課程規定为：三民主义浅說、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經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簡史等等。至于政治班，則除了上列各項課程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际政治經济状况、苏联概况、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原理、政治經济学、中国社会結构、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宣传鼓动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軍队政治工作等等。每門政治

China

課程最多的講十六次，每次两小时；最少的講四次。教員按照各門課程的授課次数編写講授提綱，在規定时間內講完。学生上課时当堂作笔記，既无書本，也沒有講义。

除了各門政治課程之外，还經常举行講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講。講演的人除孙中山先生外，国民党方面有廖仲愷、胡汉民、汪精衛、邵元冲等；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惲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員的講演很受同学們的欢迎，他們每次講演时，大花厅（即大講堂）里都挤得滿滿的，軍校的工作人員也都自动地去旁听。国民党右派分子邵元冲的講話最不受欢迎，人們把他叫作“催眠术教官”。

蔣介石为了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的偶像崇拜，經常集合学生、官兵进行所謂“精神講話”。他当时还兼任长洲要塞司令，並住在要塞司令部里，要塞砲台前面豎着一面大紅旗，旗上有个斗大的“蔣”字。要塞司令部和軍校相距不到一里路，可是蔣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警衛森严。他披着一件拿破崙式的斗篷，前面有一个副官开道，四个服装整齐的武装士兵跟在他后面，威風凛凛，好似戏台上大将出征的神气。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見他，沒有向他敬礼，他一定要追究，給予处分。

在軍事教育方面，苏联顧問对黃埔軍校所付出的劳績是不可磨灭的。軍校創办之初，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必須在短时間內尽快地訓練出一批軍事幹部。但是按照传統軍事教育制度，培养一个初級軍官約需三年时間，而且軍校的軍官既是旧的軍事学校出身，他們的軍事教育知識都是旧的一套，要求他們打破常規，以革命的办法来进行教育，也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在苏联顧問的帮助和指导下，这个問題胜利地得到了解决。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苏联顾问根据红军建军的经验，按照一个月入伍教育和六个月正式教育的期限，安排了各项军事科目的进度和日程，并且定出详细实施办法。此外，苏联顾问还提供红军最新的资料，重行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在术科教育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级队长对于新的术科内容都是生手，都必须由苏联顾问讲解示范。因此，每教一个新科目之前，都先将各级队长集合起来，由苏联顾问亲自教练，把他们教会之后，再让他们回到各队去教学生。在野外演习时，苏联顾问常给学生作讲评。那时学校还没有沙盘设备，他们就用树枝和石头摆在地上代替沙盘，对学生详细说明怎样作是正确的，怎样作是错误的，给同学们的印象很深。

第一期学生，连同入伍教育在内，学习了七个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毕业，毕业时仍为四个队，共四百九十三人。后来又把原定编入第二期第六队的军政部讲武堂一部分学生一百四十六人提升到第一期，因此，第一期人数增加到六百三十九人。讲武堂学生有三百多人，当军校第一期毕业时，他们有一部分学生要求并入黄埔，但全体官长反对，内部曾因此引起风波。当时由于急需下级军官，而讲武堂学生的学、术科成绩又较好，所以这一百四十六人并入黄埔军校后，特准提前毕业，并按照第一期毕业生的待遇分配工作。

第一期六百三十九人中，据李奇中同志估计，现已死去五百五十三人，只剩八十六人。

这一期毕业生除大部分派在本校教导团分别担任连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班长、文书、上士等职外，其余还有一部分派在校本部和政治部服务，一部分派在第三期学生队担任区队长，一

China

部分派到其他部队和軍事机构（如海軍、医院等）任政治工作，一部分派在各农民、工人团体（如海陆丰农民自衛軍、广州工人糾察队等）担任軍事訓練工作，一部分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少数派在青年軍人联合会工作。当时同学們为革命精神所鼓舞，不管什么工作都肯幹，並不計較职位的高低，而且在各个工作崗位上都發揮了很好的革命骨幹作用。

一九二四年八月，軍校繼續招考第二期学生四百五十人，开始分科（第一期不分科），編成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四个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畢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招考第三期学生一千二百二十四名，編为一个入伍生总队，升学后編为十个步兵队（其中一部分是后招收的）、一个騎兵队。从这一期起，学生入伍期改为半年，半年入伍期滿，才轉为軍官学生。第三期学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畢业。

教导团成立后，軍校由于調走了許多幹部，乃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了一个下級幹部訓練班，招收一批旧軍官加以政治訓練，作为补充。

一九二五年十月，招考第四期入伍生二千三百一十四名，編为第一、第二两个入伍生团，以后又成立了第三团（其中一部分后来編入第五期）。这时革命根据地已經統一，为了团結革命力量，統一軍事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議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把原来的“中国国民党陆軍軍官学校”改組为“国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学校”。三月一日，第四期入伍生升学，編为步兵科第一、第二两团和工兵科、炮兵科、經理科、政治科等四个大队。十月，第四期学生畢业。前三期学生畢业后，分發工作范围只限于第一軍。从第四期起，由于学校改制，畢业生就分發到

China

各軍担任軍职。因此，学校改制，对于在国民革命軍全軍范围内推广新的軍事教育制度和軍事組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三月，陆續招考第五期入伍生二千六百二十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各省青年投奔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增多。为了扩大入伍生的招考和訓練，学校成立了入伍生部，同时筹备招考第六期入伍生。这期間又成立了高等教育班，主要是訓練各級参謀人才（只办了两期）。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潮州成立了分校，抽調当时駐在东江的各部队的行伍軍官加以訓練（共办了两期）。北伐軍克服南昌后，临时成立了一个軍官訓練班，收容俘虏軍官千余名施以訓練。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后，黄埔軍校的性質也就起了变化——它已由为革命服务的軍事学校变成了为反革命服务的軍事学校了。到了第七期畢业，黄埔軍校就被蔣介石宣布停办了①。据不完全統計，第六期共有学生四千八百九十九名（分为黄埔、南京两个部分）；第七期共有三千二百七十三名，分在南京和武汉两处毕业。黄埔軍校前后七期共培养了一万五千四百余名軍官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各期学生中間，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都起着核心和骨幹作用。例如第一期学生中就有八十多个共产党員，第四期政治班四百六十人中就有九十九个共产党員。第一期学生中的陈賡、蔣先云，第四期学生中的林彪等共产党員，在学生中

---

① 据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号时事日誌載，黄埔軍校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奉总司令令停办，由第八路司令部派員接收”。

China

間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学生中的进步組織——“革命青年軍人联合会”，就是由共产党員蔣先云、陈賡、王一飞、周逸群等負責領导的。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例如学生自己組織的“血花剧社”，曾經自編剧本，上演了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題材的話剧，得到群众的好評。这个剧社的領导和骨幹，多半是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

軍校各期学生的籍貫以湖南、广东两省为最多。前四期学生中，湘籍学生佔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二，粤籍学生佔百分之十七点一〇；如以七期学生平均統計，則以粤籍学生居首位，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七，湘籍学生次之，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二；再次为浙江（百分之七点二〇）和江西（百分之六点二四）等省。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軍校学生中有一部分外国籍学生，如第四期有朝鮮籍学生二十四名，七期共有三十四名；还有一部分越南籍学生，七期共有十三名；並有少数蒙古、新加坡等外籍学生。这一事实表明，黃埔軍校在为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培养革命幹部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貢献的。

黃埔軍校除了培养出七期軍官人才之外，一九二四年底成立教导团，也是一件大事。当时教导团的新兵大部分是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来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工人中有不少絲織业工人，共編成两个团。教导团的各級幹部都由第一期的教职員和畢业生担任：何应欽任第一团团长，王柏齡任第二团团长，錢大鈞、刘峙、顧祝同、沈应时、蔣鼎文、刘堯宸分任营长；陈誠、郭俊、惠东升、鄧子举、宋元竞等分任副营长和連长。第一期畢业生除少数担任連长外，其余分别担任副連长、排长、副排长、特务长。第一团党代表为繆斌，第二团党代表为王登瀛，营級、

China

連級党代表由第一期畢业生分别担任。

教导团的編制採用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連，每連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战斗兵。团部直屬部队有两个机关槍連、一个特务連以及偵探队、通訊队、衛生队、輜重队各一队。作战时一般都是以連为作战单位，由軍官持駁壳槍任前驅，士兵持步槍跟着軍官前进。每連有軍官九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共产党員，他們在战場上不仅身先士卒，还要监督其他官兵作战。这一支以共产党員为核心的部队，在統一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役中，成为革命軍的主要力量，能够以少胜多，每攻必克，充分表現了革命軍队的英勇頑强的特色。

教导团發展得很快，成立后几个月之內便扩大成为两个师（师长何应欽、王懋功）；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就編成了一个軍，即国民革命軍第一軍。

三、黃埔軍在战斗中鍛煉成长

国民党改組后，鮮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軍閥的革命綱領。因此，帝国主义、封建軍閥和买办势力也就加紧勾結起来，阴謀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广州的商团原是英国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大地主、大买办的武装，以香港匯丰銀行买办陈廉伯（国民党右派分子）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其首領。他們与英国香港政府和軍閥陈炯明勾結，利用商团名义，向香港德商訂購大批軍械，由一丹麦輪船运来广州，阴謀暴动，妄想恢复大地主、大买办資产阶級的統治。孙中山先生接得密报后，立刻派黃埔学生乘軍艦前往沙角拦截，把这批軍械押回黃埔軍校。广州商团两次罢市要挟發还，並开槍射击十月十日国庆节的遊行群

China

众。同时，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也向广东的革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公然以武力干涉相威胁。于是，广州的局势突然严重起来。孙中山先生对商团的态度，开始还不够坚定，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决心採取坚决的鎮压政策。十月十四日派出黄埔軍校学生，开始軍事行动，其他各軍也随同动作，把商团包围在西关一带，經过一天的激战，就全部肃清。在平定商团的斗爭中，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其自衛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商团叛乱的削平，严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資产阶級的反动势力，从而使广东的革命政府得到初步稳定。

黄埔学生在这次斗爭中受到了第一次鍛炼，提高了他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軍閥和买办資产阶級的革命情緒。黄埔学生战斗精神的旺盛、軍紀的严肃，給广州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埔軍校成立之初，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本来是很不巩固的。那时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有軍閥陈炯明盘据着。他們在英帝国主义和北京反动政府援助下，准备打回广州，消灭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倡議和支持之下，广东革命軍队举行了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軍校的学生。由于以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为骨幹的黄埔学生軍的英勇作战，和共产党員彭湃領导下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到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佔領了潮汕。在这次战役中，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棉湖之战最为激烈。革命軍以千余人抗拒号称万人的敌軍，苦战半日，終于在友軍的配合下，把敌人打垮。苏联顧問对全体官兵講話时，对这次战斗給以極高的評价。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員負伤的有連长郭俊、刘峙西等多人。

China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楊希閔、刘震寰的滇桂軍与英帝国主义及云南軍閥唐繼尧勾結，圖謀顛复广州的革命政府。为了削平叛乱，东征軍第程回师广州，留守黃埔軍校的第三期人伍生也同时出动。六月十二日开始总攻击，在广州的工人及近郊的农民帮助之下（如鉄路工人罢工，使敌軍不能及时調动軍队），仅半天的时間，便将楊、刘叛乱削平，革命政府乃轉危为安。

第一次东征胜利及平定楊、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倡議之下，将广东根据地原有的“大元帅府”的革命政权改組为“国民政府”。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並以黃埔軍校的学生为骨幹，将所有参加革命的軍队改編为国民革命軍。这时候，黃埔軍校的教导团已扩編成两个师，后来又将許崇智的粤軍改編成为一个师，合併成为国民革命軍第一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黃埔軍校校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国民党右派阴謀暗杀，全校师生悲憤万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領导下，黃埔軍校的学生和部队，与友軍配合並依靠省港罢工委員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解散和重新改編了广东軍閥許崇智指揮下的粤軍，並把右派头子胡汉民和許崇智驅逐出境。

一九二五年十月，广东革命軍又举行第二次东征，蔣介石任东征总指揮兼第一軍軍长，周恩来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的党代表。十月九日，部队逼近敌人重要据点惠州城。十月十三日开始攻城，战斗非常激烈，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及副营长共产党員譚鹿鳴等都是在攻城时陣亡的。十月十四日傍晚，終于将号称东江天险的惠州城攻下。从此，长驅直入，二十一日佔河源，二十二日佔紫金、五华，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大破敌軍万余于河

China

婆。至此，陈炯明軍队的主力消灭殆尽。最后追歼残敌于福建边境的永定，完全收复东江全境。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員唐同德等多人牺牲。

和第一次东征一样，农民的支持对第二次东征的迅速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各地农民协会号召之下，男女老幼踊跃給东征軍抬机关槍、挑弹葯，还热情地把糖稀飯送到陣地上。行軍时有些农民兄弟还端着餵馬的飼料边走边餵。农民对革命軍队的热情使同学們感动得流下泪来。

在历次战役中，黄埔学生都組織了宣传队，在战場附近的农村和城市进行宣传。共产党員傅維鈺、李劳工等，当时都是負責領导宣传工作的。李劳工就是在敌后宣传中被反动派杀害的。

当时党所領导的各項运动，都有黄埔学生參加，如省港罢工委員会的武装糾查队，多半是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員担任各級領导职务。沙基慘案，黄埔学生死难的有文起代等多人。

四、两条道路的斗爭

黄埔軍校的建立和發展，共产党在黄埔軍校和軍队中威望的增高，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壯大。这就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和軍閥的敌視，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随着革命运动的發展和阶級斗爭的尖鋭化，黄埔軍校的反动分子，也就日益露出了反革命的苗头。

黄埔軍校成立之初，共产党为了改造在革命政府之下的各軍軍人的意識形态，發动学校教职員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員、共青团員和进步学生，組成了中国青年軍人联合会。这个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在学生中有李之龙、蔣先云、周逸群、傅維鈺、徐向前、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